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宦海升沉錄

第三回 宴華園別友出京門 電天津請兵平亂黨

話說各人正在翁相府談天，忽見門上帶上一個人，把一封書遞給張侍郎手裡。張侍郎看了，登時面色一變，各人都為詫異。翁同龢先向張侍郎問道：「那封書是那處來的，怎地看了卻如此失意？」張侍郎搖首道：「是總理衙門的章京來的，這一會好不誤事。」袁世凱即問道：「可不是外人又要與我國有什麼要失和的事麼？」袁世凱說了，張侍郎猶未答言，徐蔭軒即道：「袁兄，你的話就說差了，難道外人要失和，就要吃驚麼？人人倒道外人鐵甲船的利害，老夫就不相信了。你試拿一塊鐵兒，放在水上，看他沉不沉？那有把鐵能造船，可能浮在海上的呢！李中堂要興海軍，被人所弄，白掉了錢是真。前兒郭筠仙出使英國，就震驚外人船堅炮利，費了幾年工夫，著一部《使英日記》，總被外人哄騙了，你這會出洋休要著這個道兒。」袁世凱聽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氣，又不敢答話，只勉強說了一聲「是」。徐見張侍郎答道：「也不是外人要失和，只老鈞（洪）就不是了，他出使俄國的時候，因為中俄地界向不太明白，恰有一個俄人拿了一幅清俄地界圖來，求他承買，他費了千把銀子才買了。不想那張地圖，是俄國人弄鬼的，故意把八百里多地方，畫入他國界裡，來騙中國的。自從老洪得了這幅地圖，寄回總理衙門，就當它做底本，與俄人畫界，不想就斷送了幾百里地去了。這封書就是這樣說的，所以兄弟見了，就覺煩悶得很。」孫毓汶道：「外人是詭計極多的，老洪可就不仔細了。」徐蔭軒道：「老洪誤事，若總署大臣，就該留點子神才是。」翁同龢道：「這又是難說的，因為清俄地界，向沒有界址的，就是你徐老前輩走到總署裡頭，怕見了那幅地圖，也要當是寶貝，要依它行事呢。」徐蔭軒又道：「畢竟與他畫界做什麼？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盡要把個厲害給外人看看，外人才不敢來爭地呢。」袁世凱這時忍不住氣，卻說道：「老大人說的是，但現在世界情勢，要把厲害給外人看，總是不易的。若畫界的事，又不能不辦的。只是錯了，埋怨自己不仔細罷了。」

那時徐蔭軒以老前輩自恃，一旦被一個道員袁世凱搶白了幾句，很不甘服。正待要發作，翁同龢恐不好意思，不待徐蔭軒答時，即插口說道：「老洪這一誤不是玩的，盡參了他才得了事呢。」李若農道：「這樣看來，彼此都有失察。若單是歸罪老洪一人，只怕總理衙門實措詞不易。」正說著，忽報國子監祭酒成端甫來了，大家又起來迎接，少不免又寒暄幾句，就把徐、袁辯駁的話暫時擱起。

少時，家人已報開席，翁同龢即請各人入席。翁端了主位，餘外分次坐下。方飲了一會，徐蔭軒仍忍不住，謂世凱道：「袁兄，你說把厲害給外人看，是不易的。想又信外人船堅炮利的話了？」袁世凱道：「在下不是小孩子，也不是任人欺哄的。」

只老大人若不信外人有鐵甲船，可省得福州戰時，怎地揚武那只木質船總不當得法國戰艦呢？」徐蔭軒道：「你還提福州的事麼？老張（佩綸）是不濟事罷了。」袁世凱道：「若果外人沒有鐵甲的船，現在北洋定遠、鎮遠是什麼船兒呢？」蔭軒又憤然道：「李中堂在老了幾十年，白被人騙了，你還好說。」

袁世凱道：「既是如此，請老大人參李中堂一本，派員查查他，所裝造的艦隊，可有鐵甲沒有也好。」蔭軒道：「袁兄，你來遲了，前時梁鼎芬曾參過他了，你還不知麼？」袁世凱正欲再說，翁同龢恐他兩人生出意見，急向袁世凱把盞，隨又向各人勸酒，才把他兩人的說話攔住了。孫毓汶道：「這時只管喝酒，爭論做甚麼。」翁同龢道：「兩人皆有理，徐老哥不怕外人，是有膽的；袁兄為兩中國不大振作，也防外人欺弄，是小心的。」那時徐蔭軒見翁相如此說，方才無語。袁世凱亦知翁相之意，不復再言。

成端甫道：「保全國粹，不可無徐老哥；講求外交，不可無袁世兄。這會前往朝鮮，幾時出京呢？」袁世凱道：「須待召見後，得了皇上訓諭，立即起程的了。」成端甫道：「明兄弟在舍下謹備薄酌，敢請在席諸位賞賞臉，一同到舍下談天。」

袁世凱方說一聲「不敢打攪」，李若農就答道：「你不聞人說，京中兩句話麼，『愛客成端甫，求才翁叔平』，那個不知。我們明天同去，領教領教。」翁同龢道：「若農又要作劇了。」

說罷大家笑一會，又復再飲，已至三巡，方才告罷。

翁同龢見各人都有些酒意，只說一聲「有慢」，方才撤席。

即同到客廳談坐，不想徐蔭軒已告辭去了。袁世凱覺不好意思。

在翁相，頗拜服袁世凱有些膽識，即說道：「袁世兄卻有點膽子。但老徐那人，彼此同僚，只由他罷了。我們與他論事，差不多要天天爭論的。他的性兒，朝廷也知道，只因他是個老臣，由得他。但軍機總署兩衙門，從不派他一個大臣差使，就是這個原故。」說罷，即次第辭去。

袁世凱回寓後，回想徐蔭軒這般頑固，將來好不誤事，自此心上早記著徐蔭軒一人。到了次日，是成端甫請酒，要將昨晚同席的人，統通請去，料徐蔭軒必然在座，本待不往，但已自應允了，若然不去，反見得自己小器，只得一走。遂乘車望端甫花園而來。到時，已有幾部馬車停在門外，知是有幾人先到了，立即下車，早有門丁長隨侍候領帖。

進門後，袁世凱仍緩緩而行。但見當中一條大甬道，用花紋石砌成，十分幽致，兩旁古木參天，雜以矮籬，襯些盆景時花；左右兩度粉牆，正涂得雪白似的。行上幾步，見有一道小溝，橫著一度大石橋，橋下水清如鏡，料知此水直通至內地。

過橋後，兩邊皆種楊柳，時雖近殘秋，卻有一種清秀之色。柳旁支搭幾棚茶架。架外盡栽桂樹，卻有一種香氣撲來。石橋兩邊，俱擺著盆上菊花。一連石階石砌，直接月洞門，再分東西兩行石砌，都擺著盆上菊花，開得十分爛漫。再看月洞門上，橫著一個匾額，寫著「涉趣」兩個大字，下款題著「成親王書」，就知道這個花園，是成端甫祖父時開築的。回望月洞門以前，一天綠景，襯夕陽返照，皆作淡綠淡黃之色，實在幽雅。忽聞橋下水聲響動，俯首一望，只見幾頭鴛鴦，泛浴出來，可見得裡面，定有水池。有人在池上蕩槳。急進門內一看，卻又是一壁粉牆，攔住水池，牆邊間以疏竹。忽聞歌聲道：

嫩涼天，斜陽地，草色連波，波上晴煙起。秋雁已回音未至，惱煞鴛鴦，猶對離人戲。黯銷魂，感身世，夜夜不逢，好夢留人睡。樓上晚妝慵獨倚。

無那歌聲，化作相思淚。

袁世凱停步聽了一回，覺這一曲是《蘇幕遮》，很有意思，遂沿粉牆而行。只見池上兩隻瓜皮艇，艇上幾人，如李學士、成端甫之類，也與幾個名優，在池中蕩槳。一見了姓袁的，成端甫即笑道：「袁世兄來了，有慢有慢，失禮失禮。現在翁中堂等都在亭子上了。」

原來水池之中，建了一座八角涼亭，由池邊拱起一度畫橋，直通亭上；橋上兩旁，都支搭欄杆，真如長虹臨波一樣。袁世凱一面與成端甫招呼。當時成、李二人，即令將艇擺至岸邊，一齊登上來。端甫即與世凱握手，世凱又與李學士見禮，便攜手沿畫橋而進，直到亭子，轉登樓上，已見孫萊山、翁中堂一班人，俱已在座。

袁世凱即一一與各人周旋，寒暄過後，單不見有徐蔭軒，便問道：「因何徐尚書還不見到呢？」成端甫道：「昨天他曾應允來的，今天他差一個家人，拿了一封書到來，說是身子不大快，也不來了。」袁世凱聽罷，料他為著自己衝撞了幾句，故不願來了。此人實在性情頑固，且度量淺狹，今他不來反覺自在。但自己不好再問，只與各人說些閒話，又談些園內景色。不料過了水池直進，尚有許多地方，紅花綠樹，假山石砌，縱橫錯雜，從高處一望，真有天然別緻。又見古松樹下一個鞦韆架，有幾個名優，正在戲打鞦韆，看了調成端甫道：「有此名勝，怪不得老哥不求外放。若然出仕外省，只怕故園鬆菊，又作張翰思歸的想了。」李學士道：「袁兄還不知呢，端甫曾放過浙江學政。他見浙江那一種江山船，總不及京華知心人的好。故此自後不願外放，就是這個原故。」說著各人一齊拍手笑起來，袁世凱正不知其故。

原來浙江有一種花舫，喚做江山船，專用些絕色佳人，認為親女，為招來過客之計。若喚船的人是有資的，那船上的美人，任

人縱不拉攏他，他也拉攏人，以色字為餌。倘不知的中了他計，就出來責那人誘姦他的女兒，要素千金萬金不等。這明明是擺出一個美人局。成端甫當日，曾著這個道兒的。袁世凱見各人皆笑，正問什麼這般好笑，翁相即把這個原因說了出來。成端甫笑道：「京華裡面，兄弟也沒什麼知心人，總不像那情人已在目前，還稱什麼『離人戲』呢，『相思淚』呢，可就奇了。」世凱一聽了，知道方才唱的，就是李學士的知心人。

大家笑了一會，翁同龢即向袁世凱道：「昨天已遞繕牌，準明天召見。想賢姪知道了？」袁世凱說一聲：「有勞費心。」

成端甫即令諸名角再唱一會曲子，然後人席。酒至三巡，成端甫道：「席間無以為樂，不如大家聯句，各將自己所有珍藏的書畫玩器，題了出來，好不好呢？」各人都道一聲「好」。彼此讓了一回，即由翁相先起。翁相辭讓不過，即吟道：「《公羊》學緒暗復明，公羊一去何氏生。箋注若就無許鄭，」翁相吟罷，挨次便到張子青，即吟道：「揮毫落紙萬捲成。網羅典籍懷炎漢，」說罷，成端甫道：「緊接上文啟下，很好很好。」

孫萊山道：「張老的萬卷樓，料他要捧出來的，只是看了幾十年兩漢書，還未忘心，實在難得。今番便挨到張侍郎了，你的《三都賦帖》，也該獻出來了。」張侍郎即便吟道：「賦就《三都》震玉京。太冲天才應紙貴，」張子青道：「今番挨到孫尚書，你的銅雀台上魏武的團龍玉硯及銅雀台瓦，還不說？」

萊山聽了，即吟道：「硯雲龍舞洛陽城。銅台玉毀猶瓦全，」

成端甫道：「今番到我了。有什麼可說呢？我那幅《馬湘蘭救駕圖》，盡要獻丑了。」即吟道：「聖朝應建女凌煙。功能救主勒千古，」吟罷，挨到張朝暨。李學士道：「你唐伯虎畫本，還忍得住麼？」張朝暨笑著吟道：「芳名未泯丹青傳。況有寫生唐伯虎，」挨次便到李學士。翁同龢笑道：「他若不說《蒙古史》，還說那的？」說未了，李學士即應聲吟道：「何如不繪人物繪山川。我觀蒙古繼興震歐亞，」吟罷，最後便到袁世凱。那袁世凱即吟道：「滿人人陷陷中原。至今燕雲暗無色，」

吟罷，各人大驚起來。孫尚書道：「你如何說這話？」翁相道：

「他是要著《滿洲史》的人，也怪不得的。不必說了，請主人結韻吧。」成端甫即復吟道：「能挽狂瀾惟聖賢。為上聖主得賢頌，撫綏藩屬迄朝鮮。」翁相道：「此席要送袁世兄的，端甫結韻很好。」便大家飲了一大杯，又談一會，方才終席，即次第辭去。

次日即是袁世凱引見之期，都是循例問過幾句，即拜辭各當道，然後出京。恰可家眷已報稱由本籍起程來津。便一面謁過李相，即打疊行程。果然候了幾天，家眷已到，即行起程，航海而去，望漢城進發。那日到了韓京，依例謁過韓王，到署任事。

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且說袁世凱到了韓京之後，那時朝鮮各政已腐敗不過。自從韓王人嗣後，當時韓王生父大院君當權，把持政體，性情詭秘。韓國諸臣，恐生出後禍，即報告清國。經李鴻章帶兵赴韓，捉拿大院君以後，以為平定了韓事。

不想自後反各分黨派，或爭聯外，或爭執權。韓王是個沒頭腦之人，總沒一些決斷，因此強國就紛紛窺伺，有煽惑韓王的，有籠絡韓王的，總說不盡。偏是當時韓國風氣漸開，也有些往日本遊學的，頗懂得外情內勢，看見列強大勢，如弱肉強食，韓國如此，焉能自存？便聯絡一班同志，自名為游東學黨。先是指陳時事，觸了韓政府中人之忌，自不免當他是個叛黨，要拿捕他們了。

後來日進一日，那東學黨人，就生出一件亂事出來。這時袁世凱到韓已有年餘，軀朝鮮有了亂事，料知日本虎視眈眈。

且從前日相伊藤到天津時，又與李相立過一道條約，聲明如朝鮮有事，此後清、日共同保護的，日人那有不起兵之理？便先把韓國亂事，電告天津，請兵赴韓平亂。去後過了數日，又見東學黨人勢更猖獗，韓政府總奈不得他何。又再發了一道電報至津，請李相從速發兵，免落日人之後。正是：

靖亂發兵休落後，奔棋落著貴爭先。